

马克思劳动理论视角下的数字劳动异化研究

陈芳

(湖南工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化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生产的重要推动力, 这一转变为各行各业提供了便捷, 也提高了劳动产出率。同时, 这一背景下, 劳动逐渐发生异化, 并且这一变化逐渐普遍、深入。因此, 劳动异化问题成为数字时代的新特征, 也成为各大研究学者研究的新课题。基于此, 本文就以马克思劳动理论为背景,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境遇出发, 深入探究在这一理论下的数字劳动, 并结合数字时代进行反思, 提出几点当代启示, 希望为有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理论; 数字劳动; 劳动异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 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广泛应用, 极大地提升了劳动效率, 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尽管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与当前社会有巨大差别, 劳动形式、劳动价值也存在天壤之别, 但是其提出的劳动理论依然可以解释当前的数字劳动形式, 为当代研究数字劳动、揭露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提供了可靠理论。所以, 本文所探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能够为深入解析当代劳动价值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一、数字劳动异化表现

(一) 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劳动产品异化的表现

数字劳动异化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上。具体来说, 数字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程中面临着劳动时间的异化。由于数字劳动的特性, 劳动者在处理和创造信息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无尽的劳动时间需求。信息的更新和变化速度快, 劳动者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研究和适应, 以满足工作要求。然而, 这种无休止的劳动时间需求可能导致数字劳动者的超负荷工作和无法实现劳动时间的合理安排。其次, 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程中面临着劳动条件的异化。数字劳动的特点决定了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与传统劳动形式有所不同。数字劳动者往往需要长时间面对电脑和其他数字设备, 可能会导致视力问题、颈椎病等健康问题; 同时, 数字劳动者的工作地点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办公场所, 可能涉及远程办公和灵活工作的模式, 进一步增加了劳动条件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最后, 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劳动产品之间存在着知识和技能的异化。数字劳动的技术性和复杂性使得数字劳动者需

要具备较高的学习能力和技术素养。然而, 由于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演变, 数字劳动者可能会面临知识更新的难题, 不断需要学习和适应新的技术和工具。这种知识和技能的异化可能导致数字劳动者的专业知识陈旧化和技能失衡, 进而使得其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感到困惑和焦虑。

(二) 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劳动过程异化的表现

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劳动过程的异化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数字劳动者对于工作内容、劳动方式和劳动目的的疏离与异化上。具体来说, 数字劳动的异化表现形式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程中面临着劳动内容的异化。数字劳动的特点使得数字劳动者更多地从事信息处理和管理的任务, 而与物质对象的直接接触相对较弱。这种劳动内容的异化可能导致数字劳动者与实际工作的关联度降低, 感受不到自己的劳动直接产生的实际成果。这种异化使得数字劳动者对于自己工作的积极性和投入度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 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程中面临着劳动方式的异化。数字劳动往往以网络、平台等虚拟的方式进行, 使得数字劳动者可能面临着孤立化和单调化的工作环境。缺乏实际的人际交往和团队合作, 数字劳动者可能会产生工作的孤独感和厌倦感, 从而影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同时, 数字劳动的异化还可能使得劳动者丧失了对于自己劳动工作控制的能力, 使其成为工具和技术的被动应用。

二、马克思劳动论的当代境遇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提出以来就在经历现实的考验, 在数字时代要想保持基础性和科学性, 就需要把握时代之变, 在坚持科学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实现发展。数字时代是数据充斥、模式创新的时代，要想深入了解数字劳动的异化本质，并借助马克思劳动论实现促进和推动，我们需要掌握马克思劳动论的当代境遇，了解数字劳动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数据成为数字劳动背景下的新动力

在数字劳动时代背景下，数据信息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并且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各种数据信息被汇总、分析，形成了具有极大价值的“大数据”。大数据是当代劳动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对于经营者而言能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提高广告投放的精准率；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可以节约消费成本，例如时间，提高消费质量，例如从众多同类产品中选出高质量、实用性高的商品。由此可见，在数字劳动背景下，数据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二）缩减中间环节成为数字劳动背景下的新趋势

在过去的劳动创造中，产品从企业到消费者手中需要经历多个中间环节，导致成本上涨、缺乏多样性。然而，在数字劳动背景下，是产销一体化发展带来的多样化、个性化以及低成本化的新模式。例如，一些互联网企业通过收集用户体验的相关数据信息，推出一系列相关产品。如微博中的点赞功能、话题讨论版块以及热搜模块等，都是在用户使用过程中逐渐挖掘的“需求性产品”。在这一过程中，用户所扮演的消费者以及微博公司所扮演的生产者，同为“产品”的开发者。

（三）共享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消费的新理念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共享”成为新的经济模式，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也满足了数字经济下人们在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上的新需求。例如，当前人们普遍使用的共享单车、拼车、拼单等，都在促进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以共享单车为例，丰富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一些离家较近的开车族开始选择低碳出行，还有一些上班族会选择在风和日丽、时间充裕的情况下骑单车上下班。这一模式不仅拯救了面临倒闭风险的自行车厂，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更为环境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基于马克思劳动论的数字劳动理解

在马克思劳动论中可以得知，马克思将劳动者、劳动对象以及劳动产品作为构成劳动的三要素。在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者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其使用的劳动工具发生了变化，劳动对象也从实体转为数据，劳动产品也具备了虚拟化的特征。

（一）劳动工具智能化

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者开始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然而，这种变动的本质，从马克思劳动论中可以得知，并不是为了减少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时间，而是满足了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超额剩余生产价值的需求。从实际应用中也可以看出，智能化的劳动工具在植入的“思想”和“能力”下，并不需要劳动者拥有多高的技能技术，反而可以高效地转化劳动者的生产力。

（二）劳动对象数据化

在数字劳动中，很多简单、易于操作的工作内容被智能化工具取代，为数字劳动者留下数据挖掘和分析等工作。在这一模式下，数字劳动者需要借助网络终端，通过脑力劳动、经验分析等，挖掘杂乱的数据价值。可见，整个劳动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动手指、筛选数据，而是经历系统的分析和深入挖掘，最终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让数据产生新的价值。这就是精准投放广告、精准推广产品以及快速对比产品的过程。

（三）劳动产品虚拟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通过人类劳动产生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社会产品。基于此，这一理念，我们可以在劳动产品概念基础上将数字产品定义为是通过凝结着人类劳动的具有使用价值的数字产品，是人们数字化生产中留下来的数据。即数字劳动产品并不是具体可见的商品，而是具有虚拟化特征的数据符号。在这一模式下，数字劳动所产生的劳动产品具有可复制性和可重复性的特征。例如，在定位目标客户的过程中，广告投放公司可以在目标群体一致的情况下，重复使用同一数据信息投放不同的广告内容。

四、马克思劳动论视域下数字劳动的当代启发

结合马克思劳动论的当代境遇和基于马克思劳动论对数字劳动的理解，笔者就数字劳动中马克思劳动论对当代社会的启发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本节内容将从突出数字劳动者主体，推动数字劳动解放、创新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强化数字经济治理，保障数字劳动者合法权益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突出数字劳动者主体，推动数字劳动解放

在数字劳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劳动的

异化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此唤起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加强其自身的整体实力，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挑战。强化数字劳动者的自我构建意识，并在数字时代、网络空间等场所中，规范自身行为。如当前受到极大关注的“网络失德”问题，反映出人们将网络当作庇护所，出现道德弱化、与现实截然相反两种状态。为此，让数字劳动者具备较强的自我构建意识，能够为净化网络、制造更多美好的数字产品提供帮助。其次，在最初阶段，数字劳动者还处于追求美好的阶段，但是随着应用程度的深入，会受到欲望的控制，从而追求新鲜和刺激，逐渐沦为数字产品的“玩物”，最终丧失判断能力和反思能力。所以，数字劳动者需要有意识地培养自身的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以较高的数字素养厘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人们尚未意识到数字劳动所带来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所带来的新型“剥削”模式之际，引导数字劳动者进行自我构建，强化自身素养等，是推动数字劳动解放的关键，能够在技术同质化发展的当下，充分体现劳动者的主体个性，让劳动者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和探索欲望。

（二）创新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

首先，坚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促进、人民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例如做好法律制度工作，培育新型的数字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其次，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支持创新产业进行现代化转型，鼓励企业引入数字技术，提高传统企业的产能。在此过程中，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加大政策引领和扶持力度，让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在新时期实现高质量、现代化发展。最后，坚持走“创新”的道路，加大对数字领域的创新力度，突出数字化技术的市场竞争优势，引导新兴产业聚焦前沿领域，积极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同时，鼓励传统企业借助数字技术进行创新发展，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并在新时期、新发展机遇下争取走出国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此外，在人才保障方面，国家、社会以及企业需要针对数字经济的特征，为数字劳动者提供学习和成长机会，提高数字劳动者的数字能力素养。同时，完善数字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数字技术在社会劳动生产中的深度普及。

（三）强化数字经济治理，保障数字劳动者合法权益

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数字化发展呈现出势

不可当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也产生了很多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例如，一些共享租车平台对车主进行过于严厉的监控、外卖员受平台送餐时间的限制等。此外，在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呈现短期性特征，导致双方都处于缺少话语权的地位。为此，在我国坚持“为人民服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安稳的背景下，需要强化数字经济治理，保障数字劳动者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我国应该在法律建设中，加快完善有关数字劳动的内容，如增加从事数字劳动的工作时长、雇佣关系、双方利益等内容，保证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雇主的权益。同时，在社会层面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公民认识并理解数字劳动，以此增进人们对数字劳动以及数字劳动者的理解。一方面，在社保方面，应该充分利用数字劳动所具备的特殊性，考虑开设针对数字劳动者的福利保障措施，将保护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纳入日常工作中；在就业保障方面，应该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成立专门的负责部门，对零散、不固定的数字劳动形式提供保障措施，例如明确数字劳动利益各方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健全工资、就业保险机制。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已进入新时代，数字劳动成为一种新型、普遍的劳动形式，促使我国社会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新变化包含新机遇，新机遇中蕴含新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我国需要坚持以马克思劳动论为理论基础，结合国家发展新形势，劳动生产过程中暴露出的新问题，深化对数字劳动进行研究，在满足人类物质层面需求的基础上致力于满足人类非物质层面的需求。这样才能在数字经济时代，利用马克思劳动论推动社会进步，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林梓晴. 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异化批判 [D]. 广西师范大学, 2023.
- [2] 郭海静. 基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数字劳动研究 [D]. 中国矿业大学, 2022.
- [3] 柴瑞. 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视域下的数字劳动过程研究 [D]. 河南: 郑州大学, 2022.
- [4] 刁媛媛. 马克思劳动理论视域下的数字劳动分析 [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

2021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数字劳动异化研究”(21C0794)